

聊斋闲品

## 自古妙文皆多情

❁ 王兆贵

“愤怒出诗人”是谁说的，我们大可不必去考辨，因为这话无关对错，至少说中了一个方面。古今中外，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是为“情”所困者。这里所说的“情”，不单指爱情，而是包括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等所有的心绪。当胸臆惆怅、感慨良多、不吐不快时，就会诗兴大发释放出来，或是喃喃吟哦，或是朗朗抒怀，磨墨挥毫，落笔成诗。

《尚书》里说“诗言志，歌咏言，声依咏，律和声”，其中，“诗言志”的“志”，不能单纯理解为志向，而是一应情怀与思想，正如杜甫所云：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作者皆殊列，名声岂浪垂。”

公元1076年中秋，苏轼一边赏月，一边开怀畅饮，直至天明大醉，于是便写出了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词中有云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这就单是饮酒赏月，而是倾诉自己的感慨与寄托。

公元1205年秋，16岁的元好问前往并州（今属太原）参加府试。路上碰到一位猎人说，我今日逮到一只大雁，脱网飞走的那一只同伴已死，盘旋在半空里悲鸣，不忍离去，最后竟撞地殉命。元好问听说后，便买下这两只大雁，埋在汾水之畔，垒石为志，取名为“雁丘”。同行者大多为之赋诗，元好问也写了一首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，后经改定，遂成传世佳作，上闕云：

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。欢乐趣，离别苦，是中更有痴儿女。君应有语：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？

这首词，起句如同天问，发聋振聩，“直教生死相许”六字，胜过海誓山盟无数。由此不难悟出，自古而今的绝妙好辞，大多是因情而发。正如白居易在《与元九书》中说的那样：“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，莫始乎言，莫切乎声，莫深乎义。”人世间最珍贵的精神寄托，不外乎情义，情义的分量人人都懂，却不是每个人都善于表达，都能表达到位的。大家手笔所以非同凡响，盖因言之由衷，把话说到心窝里去了。

文学作品与学术文章不同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做出来的，而是情感宣泄的律动。灵感来时，如同艳遇，触发不可遏止的创作亢奋，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”，以至于文思泉涌，“情不知所终，一往而殆”。照这般倾泻出的文字，连你自己都感动了，读者焉能不喜欢？

心香一瓣

## 母亲节的温暖

❁ 弦人

清晨阳光漫过窗户，母亲节这份暖暖的心意，顺着手机信号悄悄传递，连着洛阳、信阳、北京三地的牵挂，融进一家人平淡日子里的温情。

一大早，我便拿起手机，给已年近八旬的母亲送上节日问候。母亲之前常在洛阳与我住在一起，只因我近来工作繁忙，不能天天陪伴予以照顾，便送她回了信阳老家小住。乡下空气清新，邻里乡情淳朴，可两地相隔，心里的惦念丝毫没减。

与母亲通电话时，我絮絮叨叨问得认真细致：日常饭菜合不合口？住得舒不舒服？夜里睡得安稳不安稳？最放心不下的，还是特意从洛阳给她带回的降压药，反复叮嘱她按时按量服用，留心药量够不够，一定要坚持吃药，稳住血压，保重身体。母亲语气温和慈祥，一遍遍宽慰我，说在老家一切都好，弟弟、弟媳照料得细心周到，吃药也从没间断，让我安心忙工作，不用总挂记家里，甚至还有一点埋怨我太啰嗦了。我悄悄许下心愿，等过一段时间稍得空闲，就赶紧回到老家，把母亲再接回洛阳悉心照顾。

挂断与母亲的通话，点开家庭聊天群，远在北京工作的妻子早已在群里满心欢喜分享着。一束精致的康乃馨快递到家，是儿子、儿媳和女儿特意挑选的母亲节日心意。花束中插着暖心贺词：“TO 妈妈：愿您温柔依旧，岁月平安，喜乐常伴，母亲节快乐！——爱您的孩子们敬上。”妻子更是得意地晒出女儿在朋友圈里发给她的让人动容的文字：“从前总觉得妈妈是无所不能的超人，既能扛得住生活的风雨，也能把普通日子过得安稳温柔。长大后才懂，她也曾是个爱爱的小姑娘，却为了我褪去青涩，撑起整个家。她把所有偏爱都给了我，永远做我最坚实的后盾……”

妻子满心欣慰，乐呵呵和儿媳聊着家常，言语中满是憧憬，又笑着相约明年母亲节婆媳二人一起过节。等到年底儿媳迎来新生命，家里添了纳福，往后每一个母亲节，更有团圆和美、尽享天伦之乐的喜悦。

小小手机屏幕连着三地，亲情不分远近。信阳光山，母亲在老家静心休养；洛阳城中我常牵挂，一直想着让母亲早日归来；妻子在北京被儿女孝心环绕，静静等候新生命到来。山水相隔，路途遥远，却割不断血脉相连的亲情与人间暖意。温馨的叮咛、真切的惦记、暖心的祝福，在手机方寸间、家人闲谈中缓缓流淌，温暖着日常时光。

细想母亲节的本意，在于心底的惦念与祝福。一句母亲节快乐，跨过洛阳、信阳、北京三地，把牵挂、孝敬、祝福，酿成了最朴实动人的人间烟火。

愿时光走得再慢些，善待人间每一位母亲。

史海钩沉

# 武则天巡幸嵩山

❁ 乔德宁

为“登封县”，将阳城县改为“告成县”。

在武则天8次巡幸嵩山的记录中，最盛大、最浪漫、最富文采的一次，是久视元年（700年）的“石淙会饮”。

那一年四月，武则天来到嵩山，在石淙河畔举办了这场著名的宴会。石淙河发源于嵩山北麓，水流湍急，在峡谷中形成了许多深潭和瀑布。其中有一处，两岸石壁陡峭，河床上巨石累累，水石相击，发出淙淙之声，故名“石淙”。武则天命人在河边的一块巨大平石上，搭建了临时的亭台，摆上酒宴，与群臣饮酒赋诗。

参加这次宴会的，有武则天最宠爱的男宠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，有宰相李峤、苏味道。狄仁杰以内史（正二品，实际宰相）身份陪同。有文坛领袖沈佺期、宋之问，还有皇亲国戚、地方官员，共计几十人。他们坐在巨石上，听着潺潺流水，看着两岸青山，饮酒赋诗，好不惬意。

武则天兴致极高，她率先赋诗一首：“三山十洞玄光肇，玉峤金峦锁紫微。均露均霜标胜壤，交风交雨列巖巖。”然后命群臣唱和。文坛高手沈佺期写了一首：“天子乘春幸凿龙，嵩山仙路杳无踪。独负流霞酒一杯，且将团扇暂徘徊。”宋之问的和诗更为精彩：“离宫秘苑胜瀛洲，别有仙人洞壑幽。岩边树色含风冷，石上泉声带雨秋。”狄仁杰创作了七律《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》。这些诗作，被武则天命人刻在石淙河两岸的石壁上，至今犹存。这就是著名的“石淙河摩崖石刻”，是武则天嵩山封禅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。

“石淙会饮”的影响，远不止是留下了几首诗。它向天下展示了一个形象：武周朝廷，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朝廷；武则天，是一个爱惜人

才、重视文化的皇帝。

对当时的社会来说，“石淙会饮”成了一个流传甚广的佳话。洛阳城里的百姓，都在传说着皇帝在嵩山与群臣饮酒赋诗的故事。一些读书人甚至专程跑到石淙河，去看那些石刻，试图从中揣摩皇帝的喜好。一时间，诗歌创作蔚然成风，文人雅集成为时尚。可以说，“石淙会饮”对唐代诗歌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在中国古代，“天地之中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。周武王灭商后，曾在嵩山脚下的阳城（今告成镇）测量日影，确定嵩山“天地之中”的地位。武则天重提“天地之中”，她在嵩山脚下修建了“登封坛”“禅地坛”“朝觐坛”等一系列祭祀建筑，又在告成镇修建了“周公测景台”，重新测量日影。

武则天之后，嵩山“天地之中”的地位更加被历代王朝所认可。宋代在嵩山脚下重修命名中岳庙，元代在告成镇修建了观星台，明清两代都曾派官员到嵩山祭祀。2009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嵩山“天地之中”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，包括少林寺、中岳庙、嵩阳书院、观星台等十余处古迹。这份遗产名录，追根溯源，是从武则天封禅嵩山开始的。

嵩岳巍巍，天地之中，回望当年，武后何以八顾不倦？是贪恋太室之松柏含翠，少室之飞瀑流云乎？非也。是倾慕汉武遗馥，中岳庙堂之香烟缭绕乎？亦非也。那缭绕的云雾深处，藏着她说不尽的心事。这女子以雷霆手段登九重之岫，翻手间，唐江山成了武周社稷。然而，越是手握乾坤，越觉高处不胜寒。那龙椅之下，是无数觊觎的目光；那丹墀之外，是窃

人与自然

## 布谷声中夏令新

❁ 殷雪林

四五月间是春夏交替的当口，百花落幕绿肥红瘦，陆游诗云：“纷纷红紫已成尘，布谷声中夏令新。”这时布谷鸟就会从南方飞到北方，准备繁衍后代，随着它们一声声布谷布谷的急切呼唤，时光的河静静地将对时令从春末载到初夏的门前。

布谷，夏候鸟，又名杜鹃，杜鹃是杜鹃科鸟类的通称，常见的有大杜鹃、三声杜鹃和四声杜鹃。大杜鹃叫声似“布谷布谷”，所以又叫布谷鸟。每当春末夏初，布谷鸟就会踩着时令的脚步，飞回我们豫南广大的乡村中。特别是清凉的晨曦时分，它躲在茂密的树冠或树丛中，不断高声唱起“布谷布谷”的歌声，歌声好像被清晨的露水濯洗过一样，显得尤其嘹亮、清越，很是有穿透力，划破岑寂的田野，传得很远很远。传到村庄，犹如闹钟催人早起，也恰似在提醒人们快快耕田播谷。农民们听了很是喜欢，入耳入心，虽然杜鹃有寄生的恶名，但勤劳的农民乐意听到它们的催促和提醒，一骨碌早早爬起来，或拿起农具下田劳作或准备播谷下秧。

五月，正午的阳光不再温和，各种树木已撑起一把把大小各异浓郁翠绿的伞，撒下一片片阴凉。杜鹃的叫声越发频繁，每当这时听到它们的叫声，就会把我的思绪带回童年故乡的乡村。“晴日暖风生麦气，绿阴幽草胜花时。”晴朗的天气和暖暖的微风，催生了一望无际的麦子，麦子的气息随风而来。碧绿的树阴，青幽的绿草远胜春天百花烂漫的时节。此时，绿色主宰着乡村世界，那布谷鸟的叫声也似乎浸透着绿色含着麦香。白昼里，腾腾上升的地气已经令人有些燥热，大人们脱去春装，换上轻薄的夏衫，显得无比的轻盈洒脱，无论干什么活都是那么的利索得劲。我们孩子们更是猴急，早早换上了短衣短裤，跑去田野里撒欢，跑去小河里蹿水，捉小鱼小虾，摸螺蛳河蚌玩，有时还会互相逗着撩水嬉戏打水仗。

叫声中，湖、塘、堰边新发的一丛丛香蒲不知不觉窜得有半人高，青碧碧，随风摇曳。水中一些如碗、碟大小的翠色荷叶也次第铺开，有几枝小荷尖刚跳出水面，小蝌

蚪在其间快乐地游来游去。田地里成片的油菜籽快成熟了，鼓胀着果荚，在阳光下正一天天变黄。村庄房前屋后的桃树、李树、梨树、杏树，密密的枝叶里这会儿已挂满青果，风调皮地掀开，一颗颗俨然孩童露出纯真羞涩的笑容。

“布谷布谷”的叫声更加嘹亮了，时光缓缓流淌，恍惚一夜间桑葚紫了，樱桃红了，枇杷果也黄了，农家小院内红得似火的石榴花热闹地开出院墙外，花圃里白色的栀子花也悄悄绽开了花蕾，屋后碧莹莹的竹园里，新笋争先恐后破土而出，花香、果香、笋香弥漫在整个村庄中。

布谷鸟也更忙了，天天在村庄周围飞来飞去，持续地“布谷布谷”鸣叫着，可是难得见着它们的身影，它们的胆子很小，常常隐藏在树丛或茂密的枝叶里，有意避开人们，好多次想仔细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循声追去，还没跑到跟前，它就远远地飞走了。有时孩子们听到布谷鸟的叫声，就卷起手掌做喇叭状，放在嘴边，学起布谷鸟的叫声，参差的学叫声与天真烂漫的笑声和布谷鸟的鸣叫声交织，一起回荡在初夏的蓝天白云下。

春夏之交正是家乡豫南栽秧插秧时节，“布谷鸣，农人惊。”布谷的声音像布谷，正是农田春耕的季节，这些鸟儿仿佛催促人们赶紧春耕。姚鼐《山行》诗云：“布谷飞鸣劝早耕，春锄扑扑趁春晴。千层石树通行路，一带山田放水声。”农民们听到布谷鸟的叫声，忙高兴地扛起犁铧，牵着牛儿纷纷下地了。耕田、放水、耙地、耘田，接着就播谷插秧了。翁卷《乡村四月》：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古时农历四月就相当于今时农历五月，此时乡村一片大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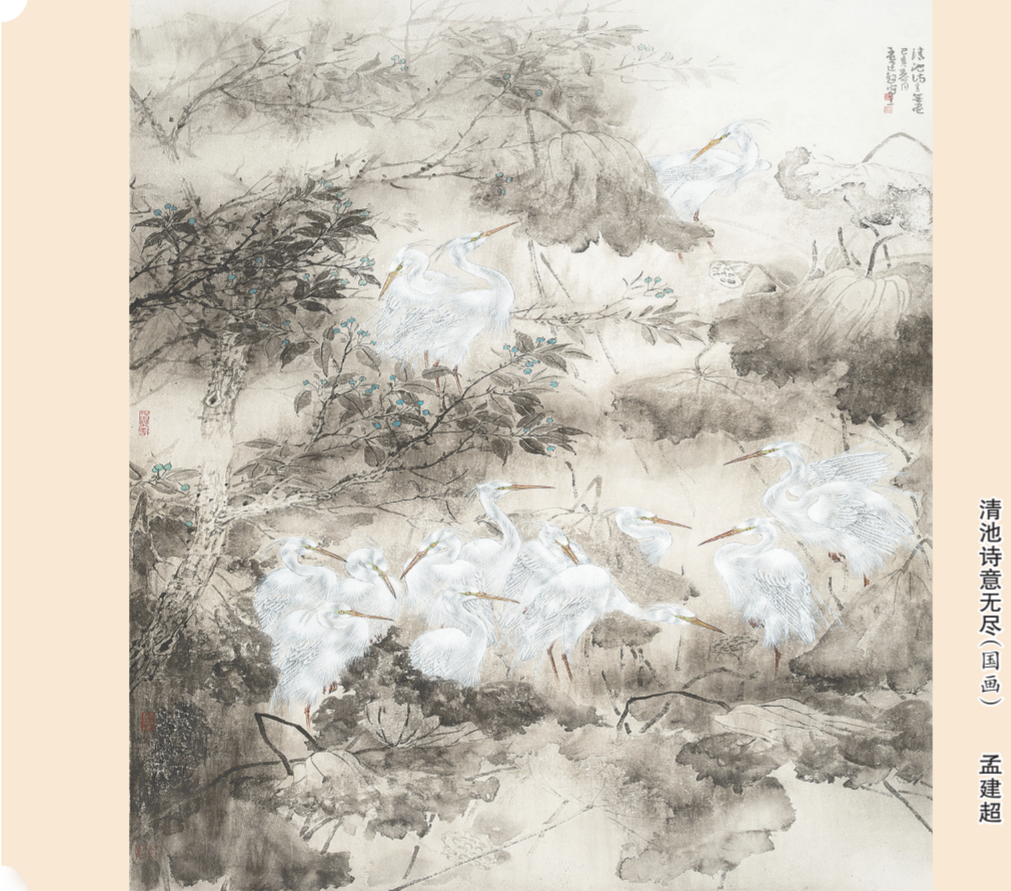
在布谷鸟的连接叫声里，在乡村一片火热的忙碌中，一个崭新的夏天即将拉开帷幕，虽然说夏天酷热难当，但夏天也是作物快速生长的季节。俗话说：春夏生长，秋收冬藏，正是有了春天的萌生夏天的生长，才会有秋天的收获和冬天的储藏，以待人们一年之需。

煮糊涂面条时抓一把放进去，原本平淡的汤面瞬间变得清香爽口，喝上一碗浑身都暖和；或是简单清炒，撒上少许盐就是一道难得的下饭菜，能让一家人吃得满心满意。

如今生活好了，吃野菜早已不是为了果腹，而是成了城里人尝鲜、追寻自然滋味的消遣。我们吃的是野菜的清甜，是春日里的闲情，可当年母亲采野菜、做野菜，从来不是因为喜爱，而是被拮据的生活逼出来的生存智慧。那些我们如今追捧的山野美味，承载的是母亲为了一家人温饱，不辞辛劳地奔波，是她用年迈的身躯，为我们撑起的一日三餐。

总觉得小时候的野菜，比现在的要香甜百倍。现在想来，那份独有的香甜，一来是因为当年物资匮乏，常年饥饿，一点点野菜都能成为舌尖最大的慰藉；二来更是因为每一口野菜里，都藏着母亲沉甸甸的爱意。她不顾年迈体弱，不畏山路艰险，不怕荆棘划伤，把所有的苦都自己扛，只为把最朴素、最温暖的滋味端到家人面前。

餐桌上的槐花炒鸡蛋渐渐凉了，可我心里却翻涌着无尽的思念。窗外的春风依旧，山野的野菜年年都会发芽，可那个为我翻山越岭采野菜、为我精心烹制野菜的娘，却再也回不来了。吃一口野菜，念一生娘亲，那些藏在野菜里的母爱，早已刻进骨髓、融入血液，成为我生命里最温暖、最难忘的念想，岁岁年年，从未消散。



清池诗意图(国画)

孟建超

荐书架

## 《浦照东方》：深入挖掘上海的历史脉络

❁ 商晓艺

浦东开发开放迎来36周年，在上海扎根八年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继《浦东史诗》《浦东新史》后推出新作《浦照东方》，也是其聚焦浦东的首部散文体作品。2018年春，何建明受邀来到浦东开展创作，8年间深耕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，以笔为犁，用文字记录浦东乃至上海的时代变迁。新作打破了以往惯用的报告文学形式，以抒情散文体和美景融合的图文并茂形式出版。全书以细腻文字和景致，别开生面展现了浦东新形象和精神内核，为城市书写作了有益探索。

恰如书中提出，上海的“上”，就是这座城市的活力所在、命运所在、根本所在。什么是“使命”？当然必须是“上”，顺水而行要上，逆流汹涌依然要上，这是考验一座城市的本性与本质，“上”就是这座城市为民族和国家

承担的责任和担当。何谓“必须”？因为不“上”，就会退。“真正的上海就应该包含如此丰富与深刻的内涵，如此多的与海相融的行为和品质。”何建明感慨，理解了“上海”，才会明白海对上海是何等重要。“伟大的时代总是开创性的。伟大的城市也从来不会重复他人。”

“城市书写绝非简单的城市景致描写，而是要为时代立传、为城市铸魂、为人民抒怀。就像孜孜不倦写上海，既要紧扣现代化进程中申城发展的历史脉络，书写时代变革中的城市印记，也要展现人与人的融合共生，挖掘城市文明的人文温度，关注新大众文艺的动向。”《浦东史诗》出版后，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，被全国各级干部和各地经济开发区、经济特区奉为必读书，也成为海外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研究中国发展的重要读物。

知味

## 藏在野菜里的母爱

❁ 侯发山

野外找寻野菜，有时周末也带上我。只是村边地头、田埂沟渠的野菜，早就被乡亲们采摘得干干净净，想要寻得鲜嫩的野菜，只能往更远的深山里去。我跟在母亲后边，一步一步翻山越岭，脚下的山路崎岖难行，路边的环境更是艰险：有的地方荆棘丛生，尖锐的枝蔓肆意蔓延，一不小心就会勾住衣服；有的地方紧邻万丈悬崖，边缘只有窄窄的一条小径，走起来步步惊心；还有高大的乔木遮天蔽日，林下长满了满身针刺的灌木，横在路中间，让人寸步难行。

母亲年纪大了，腿脚就不灵便，可为了一家人能吃上一口菜，她从不说苦，更不喊累。她小心翼翼地拨开荆棘，弯腰在草丛、石缝里寻找着野菜的身影，专注的眼神里，全是对一家人温饱的牵挂。每次采完野菜回家，总能看见她的衣服被荆棘划破一道道口子，裸露的胳膊、手背上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血道子，

有的还渗着细细的血珠。我看着她心疼，拉着她的手想让她歇一歇，母亲却总是笑着摆摆手，说没事，一点儿都不疼，转头又忙着打理刚采回来的野菜。

母亲没读过书，一辈子不识几个字，却对山野里的野菜了如指掌。哪种能吃，哪种有毒，她一眼就能分辨得清清楚楚。灰灰菜、面条棵、狗娃菜、辣椒叶、榆钱、槐叶、苜蓿、苦苣……这些不起眼的野菜，在她眼里都是能撑起餐桌的美味。而且她深知每一种野菜的处理方法，总能用最朴素的方式，去掉野菜的苦涩，留住最纯粹的鲜美。

就拿杨树叶子来说，采回来的杨树叶苦涩难咽，母亲总会先烧一锅开水，将叶子放入锅中烫熟，捞出来后用清水浸泡。这一泡就是两三天，其间她总会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换水，直到原本浑浊的清水变得清亮，杨树叶里的苦涩彻底褪去，才算处理好。或是